

## 生活滋味

## 深山有桃

鱼享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三月里的桃花，到了六七月，就长成高挂枝头的俏娇娘了，谁能抵挡得住她的甜蜜诱惑呢。来自高亭镇枫树村大长坑的桃子，去年偶尔尝到，便在味蕾里生根发芽、茁壮成长了。老娜美女早在桃花盛开时，就碎碎念“桃子可以吃了吗”，等到现在桃子上市了，如再不吃到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馋虫就要爬出来了，甚至将导致夜不能寐。周末，赶紧约上三五好友，前往大长坑的家庭农场采摘。

车行十几分钟，到了进入农场的路口，眼前却是一道醒目的指示牌：前方修路，请绕行。紧挨着水渠的村道成了“断头路”。一车人大眼瞪小眼，这村道也只是去年来一次后的残余记忆，要改道前行，就纯属“探索”了。

商议后，决定先沿村道左侧的另一条路往前。那段路一开始边上有民居，开了五六分钟，就没有民居了。再往前开，出现了一条岔路。我们下了车，只见四周是田地，一小块一小块分割开来，有的种着玉米，有的种着番薯，有的满是野草，一枝黄花参杂其间灿烂着。

一块地里有一位老婆婆在干活，我们就跑过去问路。然后，按照老婆婆的指点，车子拐进右边的小路，穿行在两边齐腰高的“长茅草”间。稍后，前面出现的是一个旧营房，按老婆婆的指点，车子应该继续沿营房右侧围墙边行驶。但眼前的情形不由令我们对老婆婆的指点产生了怀疑：一边是旧营房的围墙，一边是用来替代篱笆的碎石墙，七零八落，高高低低。中间就是一片杂草地，哪有“路”？目测这“路”的宽度最多也就等于我们这辆车的宽度，充当司机的刘姬“瑟瑟发抖”。老娜美女提议另辟蹊径，理由是既然桃园在山里，说不定绕山一周，就会发现别的入口。已经耗费一个小时了，总不能空手而归吧，于是大伙附议。

接下去，我们又耗费一小时，沿着碰到的几个车子能开进的、认为有可能通往桃园的路开了一遍，可是，我们在山林面前实在太浅薄了，“探索”的结果不是“前方无路”，就是转回到了原地。刚下过几天雨，这时空中飘过来的乌云又摆开了阵势。我们有点乏，有点渴，原来准备以桃子当早饭的肚子，也开始抗议了。赵姐翻着手机通讯录，幸亏她存有农场女主人的电话，就打电话请求她来带路。

我们停车在一个水塘堤上等待。小雨飘零，水塘里清波荡漾。按捺着有点躁动的心，老娜美女提议，每个人讲一段和桃子有关的趣事，不，糗事也行，她自己“抛砖引玉”：小时候每年都要跟她哥去山上摘葛菘，有一年去摘葛菘时，被山脚下一片桃林里的桃子热情招呼，他俩忍不住伸出了手。却不知从哪里突然响起了“抓小偷”的暴喝，吓得他俩撒腿就跑，一直跑到山顶，才敢停下来，惊魂之余，突然发现自己居然这么能跑。以后每逢运动会必报中长跑，给家里的墙壁添了好几张奖状。

相比老娜美女的“粗放”型“桃事”，我的“桃事”就显得“文艺”多了：记得上初中时，我家后院的灰堆里被随意丢弃的桃核长成了亭亭玉立的桃树，开了花，结了果，在我等待它们成熟的时候，一只画眉鸟不请自来，每天和我斗智斗勇。后来，它享用了桃，而我有感而发，写了篇题为《诱》的习作，在校刊上刊登，也算是对没吃到桃的弥补了。

聊着“桃事”，时间就走到11点半了，我们这五个“桃子渴慕者”肚子都“咕咕”叫了，却还不见来接我们的农场主。几番电话联系后，才知原来女主人派她老公来，干活一把好手的男主人，找了一圈，愣是没找到我们，还偏偏忘带手机了。等男主人返回农场后，女主人再次派他出发，这次和我们约定在原进口的“断头路”处碰头。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，原来进入农场的路，真的就是前面那位老婆婆说的沿着旧营房围墙边的“路”。

在通过车技和车子质量的双重考验后，终于来到了看起来正常一点的路上，又几番弯弯绕绕，两个低矮的木棚出现了。木棚里，女主人满脸笑容，她的鸡们也“咯咯”乱叫表示欢迎。几筐桃子放在地上，女主人说这些都是已被预定了的。其实我们本来想自己去桃园采摘的，可惜雨点密起来，我们又饿又乏，就只能劳烦男主人再去采摘。男主人骑上三轮车，很快消失在狭窄弯曲的山路转角处。女主人说，桃园还在那山吞深处。

我们约定，明年桃儿飘香时，再一起去桃园，希望那时是一个晴朗天，让我们能真正走进深山里的桃园，和鲜桃们亲密相会。

满载而归时，已过下午1点。几个桃儿下肚，味蕾和胃都很满意，疲惫也一扫而空，回家的车里又充满了欢声笑语。

## 诗情画意

## 巨龙

唐伟

重重地挥起手来，张开每一处毛孔  
把铆钉深深地嵌入每一根骨骼  
粘腻的汗水在滚烫的胸膛中结晶  
一粒粒的盐巴汇聚翻滚的汪洋  
立起巨龙的钢筋铁骨

沉沉地俯下腰去，灌注每一丝眼神  
用电弧密密地焊接每一枚鳞片  
焦灼的火花在冰冷的缝隙中炸开  
一颗颗的流星溅落喧腾的港湾  
披上巨龙的赤甲金鳞

高高地扛上肩来，抓紧每一次呼吸  
将螺栓稳稳地锁住每一层身躯  
跳动的心脏在透明的血液点燃  
一声声的嘶吼响彻在肆虐的风雨  
发出巨龙的电闪雷鸣

放下轨道，打开闸门  
巨龙离开襁褓，游向汹涌的大海  
收起锚链，吞吐潮汐  
巨龙拥抱自由，冲向黎明的天际  
巨龙出世东方

## 民间记忆

## 鹤龄公园拍瀑记

翁盈昌 文/摄



骤雨初歇，暮色四合之时，我负相机行于青石路，水洼映着天光碎影。湿风裹着草木清气掠过耳畔，恰似《诗经》里“风其吹女”的殷勤，催我赴一场与鹤龄泉飞瀑的光影之约。

鹤龄泉瀑无李太白笔下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雄浑，却独得王维“清泉石上流”的灵秀。数缕白练自断崖轻跃，坠潭时迸作万千碎玉，夕阳穿溅起的水珠，幻成虹光若梦，正如徐凝所写“虚空落泉千仞直，雷奔入江不暂息”——只是此处瀑声清越，似玉珮相击，落于深潭时，倒应了朱熹“问渠那得清如许”的哲思。瀑底青石被水流磨得温润，凹处蓄着碧色水洼，云影徘徊其间，恍若李义山“云母屏风烛影深”的水墨小品。

相机架在三脚架上，“咔嚓、咔嚓”拍个不停。观瀑时忽悟古人以水喻道之妙：这一脉清流时而化雾笼山，如“烟笼寒水月笼沙”的朦胧；时而聚作急湍，若“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”的豪宕。它循规于心引力，却在奔涌中自成韵律，恰如张载所言“水之性，止则涵，决则流”。指尖触到飞溅的水花，凉意透骨，竟觉与天地生机血脉相连，似辛稼轩笔下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的物我交融。

鹤龄公园以鹤龄泉而得名。它静卧在沈家门教场社区北岭舵山东麓，青山环抱处藏着一段世纪公益传奇。1934年春，邑人刘寄亭以祖父鹤龄公百岁冥寿礼款捐建此泉，历时一载竣工。泉池以块石水泥筑坝，三面环山汇流，作为舟山首座小型蓄水工程，1.6万立方米蓄水量在当时堪称“山海间的水利创举”。彼时沈家门丘陵广布，淡水匮乏，“滴水贵如油”是常景。

鹤龄泉三池各藏深意：最高处云渠，取鹤龄公之子乳名，承家族薪火，如《诗经》“绳绳相继”的绵长；中间德渠，为孙辈排行，刘寄亭列此，暗合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的训诫；最下亦渠，属曾孙辈。一池碧水淌过百年，恰似杜甫

“锦江春色来天地”的血脉赓续。

立于亦渠之畔，镜头聚焦德渠：水流自云渠溢出，沿山势倾泻，经德渠落于亦渠，叮咚之声如《诗经》“坎其击鼓，宛丘之下”的古调，既诉家族往事，亦吟自然诗篇。

外行看风景，内行看门道。拍瀑中，头脑里闪现“当年为啥要建造鹤龄泉”的疑问。

同伴告诉我：1924年，鹤龄之子刘云茂曾建泗湾神功池，然渔业兴盛、人口激增，旧池不敷使用。1933年，亲友欲为鹤龄公百岁冥寿设宴，其孙寄亭、汉亭兄弟却言：“与其设宴祝寿，不如凿池惠民。”此语暗合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襟怀，引得59位名流响应，张申之、王路涵、王志良、张晓耕、张康甫等联名发布《缘起》，将祝寿款化为建泉经费，并刊于《定海舟报》公而告之。

1935年竣工时，三池碧水映山雨，瀑流飞挂若“天开银河泻人间”，既解数万居民饮水之困，又成浙东胜景。

这场义举将寿宴化作蓄水池，恰如《礼记》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的实践。戴季陶题“功济郑伯”，比其德于春秋治水名臣；于右任书“山高水长”，赞其泽被后世；更有“民被其泽”“浙东第一泉”等题刻，及浙江省政府“仁心义举”匾额。于右任为引水潭题“鹤龄池”，笔墨间尽是“利在千秋”的推崇。这些题刻不仅是书法瑰宝，更是近代“民间公益受官方认可”的活证，如苏轼所言“功在社稷，名垂竹帛”。

作为海岛水利先驱，鹤龄泉早已超越实用价值：当刘家人以寿款凿开池坝时，便在山海间埋下“民生为大”的精神基因。

今岁近百年，泉边石刻犹记“以私惠公”往事，水光山色间，后人可触摸近代舟山的人文温度——这或许正是义举留给今人的启示：所谓“仁心”，当如泉流，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唯有扎根民生，方得千年不涸。